

我们的老师仨

张华文

我们的老师仨,是指初中时教过我们的赖子明、马中彦和吴大瑞三位恩师。他们用言行诠释了“学高为师,德高为范”的精神品格,深受同学们“一日为师,终身为父”“一日为师,终身为父”的尊崇和怀念,且在岁月的积淀里永不褪色。

慈母严父般的子明老师

一九七八年秋,平定中学开始恢复初中招生,首届招收新生两个班约九十人。子明老师担任初中两班的数学兼我们班的班主任,他是我们最敬畏的老师。

子明老师中等身材,衣着朴素整洁,不苟言笑,给人一种非常严肃的感觉。他对同学们关心照顾周到,初中刚开学一段时间,有些同学思家严重,产生打退堂鼓的苗头。子明老师不但循循善诱,而且与学校商量,开放当时唯一的黑白电视,每周让同学们观看一晚,使大家逐渐适应新的环境。他还带领同学们开荒播种、种植豆角、西红柿、蔬菜、芥菜等蔬菜,避免出现“三天不吃青,两眼冒金星”的缺陷。

子明老师对教学工作满腔热忱,他教育我们“豫则立,不豫则废”“业精于勤,成行于思”“温故而知新”“千里之行,始于足下”“少壮不努力,老大徒伤悲”……为学之道,引导我们要立德立志勤学。在他的观念里,一切为了学习,只有把学习搞上去才是最大的道理。在高质量完成书本教学的同时,他还带头刻写蜡纸,编印资料供我们课外练习,填补当年除了课本什么也没有的匮乏和空白。初中三年级时,子明老师主动请缨实行大礼拜,安排科任老师加班加点,无偿给我们补课。

子明老师对同学们要求十分严格,他的目光锐利而严厉,总让同学们感到不怒而威,不言自明,不敢懈怠,以至肃然起敬。傍晚临近晚自习时间,只要他在篮球场边上一站,无需只言片语,球场上龙争虎斗的同学顿作鸟兽散,瞬间回到课室进行自习。晚上下自修课后,只要看见子明老师宿舍熄灯,或者隐约听见他的声响,原先如“七国之乱”的学生宿舍顷刻归于安静,大家无不迅速做好晚睡准备,因为我们知道老师要过来检查了。

据说子明老师的原配是童养媳,他们两地分居,没有子女,长期处于冷战状态。他很久没有回过家,也没有离开过学校,一直到我们初中毕业那年,他年逾半百才熬出头,与原配离异,调到县城组建新的家庭,后来生育了一个女儿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冬天,他在上课时突然昏倒,不幸以身殉

职。子明老师的人生充满不幸,但他以个人的不幸成就了我们的幸。经过他三年如一日的悉心栽培,我们两班同学初中毕业时,考上省属师范和地市、县级重点中学累计二十七人,为校史浓墨重彩书写了无比辉煌的一页。

为感谢子明老师的教育之恩,我们班的同学曾自发组织助学基金,帮助他的女儿完成学业,委派过同学代表清明时节前往他安息的公墓祭扫,还曾经与母校商议,大家捐资为子明老师立一尊铜像,以铭记师恩,昭示后人。校方以难于平衡和没有先例为由,不予采纳。但我们始终认为,像子明老师这样为教育鞠躬尽瘁与死而后已的教师,不仅母校没有先例,在我们县域的教师队伍中,也是杰出的典范。

子明老师在我们的心目中,永远是仰之弥高的一代宗师。

以教为乐的中彦老师

中彦老师担任我们的英语课时,已年过半百,清瘦高挑的样子,鬓发有些斑白,上衣的口袋常装着一副老花镜,手里提着一个二个小黑板,还有一把一米多长的教尺。有人说他是归国华侨,有家庭和孩子,也有人说他没有家庭,无牵无挂。他何时到平定中学任教,我们也不清楚。他给我们的印象是孑然一身,终年以校为家,以教为业为乐。

为了帮助同学们学好英语,中彦老师每班物色二三个同学当“英语小先生”,利用晚饭后时间,将每天教学的单词和课文教会“小先生”,然后由“小先生”带领同学们,利用早晚读时间反复诵读。有时个别同学在诵读时开小差,被中彦老师巡查发现,准会疾恶如仇般用手中的教尺,将桌面的家当扫得鸡飞狗跳。经历一二次这样的教训,同学们都自觉引以为戒,上英语课时再也不敢心猿意马。

中彦老师生活异常俭朴,同学们常发现他的衣服粘着一些小胶布片,那是个别地方破裂了,他不会缝补而又舍不得添置更新,只好用胶布片来粘补。他的自行车轮盖油漆破损了,便用墨汁和牙膏涂抹修复,远看永远如新的一样。对于家境撑不起理想的同学,尤其是那些处于困境的英语“小先生”,他却润物细无声般暗中给予资助和鼓励。为激励同学们学好英语,他自掏腰包奖励英语智科竞赛,至今我还保存着一部他奖励的《英汉小词典》。

当时曾有“学好ABC,不如回家拾牛屎”的说法,对于英语无用论,中彦老师总是深恶痛绝,犹如唐吉珂德与风车战斗,不惜唇枪舌剑挺膺论战。为证

实英语列入中考与计分比例,他亲自写信向县教育局求证,当教育局回信答复英语列入中考且明确计分比例时,他双手拿着回信微微颤抖,像宣读圣旨一般庄严隆重和理直气壮。同学们说,那段时间,中彦老师宛如战场凯旋的将军,步履特别轻快,更加和颜悦色,还时而哼着愉快的小调……

“捧着一颗心来,不带半根草去”,中彦老师一生用最诚挚、善良而积极的态度,投身于教育事业,默默耕耘,无私奉献,无怨无悔,他是我眼里见过的最纯粹的老师。

亦师亦友的大瑞老师

大瑞老师读师范文艺班毕业,性情开朗随和,平易近人。

他担任我们的音乐、历史和地理课程,也曾兼任另一班的班主任。我们至今还记忆犹新,他与班上的同学登台演奏广东音乐《雨打芭蕉》的情景,还有辅导家河同学绘声绘色演讲《陶六爹智斗财主》的故事。

大瑞老师和同学们的交往和互动更多是在毕业后,我们都有各自的工作以后。他曾与我们班师范毕业的锡海同学同事,一起在母校做过邻居,课余时间常常形影不离,如朋友兄弟般亲密和谐。他调到县城的中学后,不时与在那里工作的我们班同学结伴回平定,相约当地的同学聚旧聊天,有时也深入田间地头,参观考察同学乡下的养殖场和化橘红种植基地,甚至和同学们驱车到边缘的广西清湖,体察民族风情和品尝民间美食。

大瑞老师和我们交往最多的是同学聚会的场面。不知什么时候开始,我们初中同学立下不成文的规矩,每年大年初一在平定圩举行一次聚会,回来过年和在当地过年的同学欢聚一堂,共享同学之谊。每次同学聚会都记得邀请大瑞老师参加,他也几乎有请必应,从不让大家失望。师生一起拉家常,谈工作,谈生活,回忆往日的难忘,展望未来的美好,其乐融融,令人难予忘怀。

大瑞老师每次回平定,一定要到他工作过的母校走一走,到他住过的宿舍和我们当时的教室驻足观看一番,有时也情不自禁抒发沧海桑田之感。前两年的“五一”,大瑞老师应邀回平定,又与我们一起到老母校参观走访了一趟。想不到数月后竟然传来噩耗,他已溘然长逝,与我们永别了。我们深感震惊和痛惜,同时也深感人生无常,更应且行且珍惜,好好活在当下。

大瑞老师对他教过的我们这届初中同学感情如此深厚,对他挥洒过青春热血的平定这片热土爱得如此深沉,实在感人至深。

一个农垦老兵的回忆⑥

再当开荒牛,转战加钗农场

尹锡华

财会培训班

1959年10月1日,加钗农场正式成立,张启顺任场党委书记。

加钗农场正式成立后不久,场部派我去海南农垦局财会培训班学习,为期三个多月。我去学统计,同去的陈胡钦学会计。我这大老粗学大老细的东西困难确实不小,但想到党组织和场领导信任我派我来学习,对自己来说也是难得的学习机会,就下决心勤学苦练,并积极参加各项活动。结业时我各科考试成绩良好,被评为模范学员,回场后张书记对我十分满意。

总会计师

这期培训班,同去的陈胡钦考试成绩全优,在100多名会计学员里排名第一。结业时,他当露露了一手:两手各打一个算盘,一边计数,一边复盘,打得又快又准。这正好被广州来的农垦总局领导见到,立即拍板把他调到广东农垦总局当总会计师。这样结业后他就直接去了广州,他把一些不用的行李交给我,让我帮忙带回农场。到了总局的他如鱼得水,大显身手。据说总局领导到北京汇报工作都经常带上他。

白石岭作业区

张启顺书记从东和农场带来一名统计员,姓廖,字写得很好,业务也熟练,我经常向他请教学习。1960年6月农场新建白石岭作业区,场里要调老廖去当统计员,他不太想去。我想自己业务水平差,留在场部不合适,应该自己去白石岭。我向张书记提了三次,他才批准我去。当时饥荒已经很严重了,干部职工人心浮动,难以安心搞生产。上面还经常下达不切实际的高指标,还要天天公布进度,作业区只好找些光山草地乱挖乱炸,开垦的效果可想而知。

酱油水充饥

有一天下午一位职工突发急病,要抬去医院,可是那时大家都饿得人困乏力,作业区派了两个小时凑不够人手去抬担架。我自告奋勇报名参加了抬担架,当我们把病人抬到医院安置好,回到作业区已经是晚上10点多。下午五点多钟吃下的一点粥已经消化光了,肚子咕咕叫,饿得睡不着,但是到处都找不到一点可以吃的。捱到半夜两三点钟,我再次来到自家小伙房,发现酱油瓶里还剩一点酱油,就把酱油倒进口盅里,冲了半盅开水喝下。这一招真灵,吃完马上就睡着了。

一只羊头

因为吃不饱,有不少职工得

了水肿病。我也有些水肿,走路脚很沉。白石岭作业区旁有个部队小农场,场长罗志信是我在部队时同连队的排长。这天下午我从他那里走过,问他还有什么吃的。他说我来晚了,他们白天宰了一只羊,可是已经吃得一千二净。见我要失望而归,他想起还有个羊头没处理,就找来塞到我手上。当晚我把羊头拿回二队,同老婆一起弄来吃。烧水刮毛炖羊头,忙了一晚上,吃完天也亮了。但这一天精神特别好,走路也不累,第二天水肿也消了。

以身作则张书记

加钗农场初期,运输工具很缺,从东和农场调来一辆汽车,司机只有老郑一个人,日夜运送物资忙个不停。场部连一台单车都没有,场领导下队都是步行的,到哪个队都是与工人同吃同劳动。张书记是南下转业干部,年龄五十左右,处处以身作则带头干。1960年夏天,他老婆生孩子,家里什么营养品也没,天天吃粥。供销社老曹悄悄拿了20多斤面粉、几十只鸭蛋和两斤肉,晚上送到他家。当时书记下队不在家,他老婆收了下来。第二天张书记回家,问东西哪来的,老婆说是曹科长送来的。他立即派人把东西送去医院慰问病号,还叫曹科长来批评一顿。张书记下到队里,与职工一起喝粥,有些队干部见他年纪大了,叫食堂做点饭给他,他一口也不吃,还找队干部来批评一番。

抢险

1960年,白石岭作业区修了个大鱼塘,张书记参加了建鱼塘的劳动,后来也经常去察看。有一天他在作业区过夜,天下大雨,他带干部们去察看鱼塘,发现闸口附近漏水,快要决堤了。他和干部们立即组织了七十名男职工来堵缺口。但因水流太急,大家都不知该怎么办。危急时刻,张书记第一个跳下水中,大家见书记跳下去了,也跟着跳下水中。20多个人排号成人墙,护住危险地段,岸上的人迅速投下石块和沙包,堵住了缺口,保住了鱼塘和1万多尾几两重的鱼。回到区部,大家送来干衣服给张书记换,又送来一盆糖水 and 姜汤。他说姜汤可以喝点,但是糖水不吃。

到营根作业区

1960年10月,营根作业区管理员曹本相被调去场部开饭店,场里调我接任。我肩挑两块床板就上任了。营根作业区区部在现在农垦营根机械厂(三厂)驻地。作业区书记彭仁和,第一副主任陈代耀,第二副主任谢记秀,会计林华松,统计郑嘉瑾,胡

济林管粮食,我管物资,包括工具、种子和劳保物资。

萝卜苗与芭蕉头

那时候吃饭已经成了很大问题。虽然农场职工伙食是定量供给,但上面也没有粮食下拨给农场了。营根是个老作业区,有400多职工,分五个队,专门设了两个杂粮班和两个种菜组,生产出来的东西分给各队,但种出来的东西还是不够吃。后来作业区组织几个人到长征、太平一带,用炸药到河里去炸鱼,收获后分给各单位。区部就在海榆公路旁边,时常见人从保亭、通什沿公路赶着大群黄牛去海口救急,有时候有些牛走不动了,趴在路旁。我们就向赶牛的人买过几条牛,杀了分给各队吃。牛骨头也不放过,加些豆类煮汤给重病号喝。这牛骨汤真有效,水肿病人吃上一两次就消肿。但大家没东西吃,过一段时间又肿回来。我到作业区后马上叫人开了一块地种上萝卜,萝卜苗长得很快,不到一个月就很茂盛了,摘下来可以当饭吃。营根作业区地处加钗农场中心位置,农场领导下队经常在那里中转。我们只能煮点稀粥和一大盆萝卜苗招待到来的领导,他们都吃的津津有味。一位贺副场长吃完还嫌少,说吃不饱,下次要煮多一些。海榆公路140公里处附近有一大片野芭蕉树,农场领导指示作业区要派人看管好,说那就是我们的粮食,因为芭蕉头含有少量淀粉,挖出来可以充饥。农场的龙副书记亲自带队到那里挖芭蕉头,加工蕉头饼,还要各队派人来学习。当时县委县政府机关已经搬到营根镇,他们也派人来学习制作芭蕉头饼。

饥荒重灾区

营根作业区的职工比其他区的饿得更惨,因初建队时都建在营根镇一带。1960年春,琼中县政府从乘坡搬迁来营根镇,建在营根一带的农场各队全部往外迁,有的搬迁两次,因而无法发动生产自救,靠作业区种的那点东西怎能解决问题呢?加上营根镇上突然增加了很多人口,还有部分流散人口,情况就更复杂了。山坡上河沟旁的野菜都吃光,地里种出来一点东西也有流散人员来偷,无法看守住。有时白天种下的玉米花生种子,晚上就被人来挖出来吃掉。所以营根作业区的水肿病人特别多。当时各级都在开展生产自救,集中力量开荒种杂粮,可是拉来的种子大部分不发芽。小部分长出来,未等到开花结果就连苗秆都被吃光。我们种的番薯才长出几寸长的苗就连带头叶一起吃了。

(文稿整理:一平)

让我刻骨铭心的那棵树

陈东亮

近日,我再次到新湖公园看看那棵高大挺拔的桃花心树。因为这棵树能勾起我对一段往事的回忆和对一棵校园风景树的怀念。

事情是这样的,在我原来工作的校园,校道两旁左右各有5棵桃花心树。十多年前,这些树经过近30年的生长,已经长成参天大树,它们不仅为师生们遮风挡雨,还成了校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它们像兄弟一样团结,像士兵一样威武,在校园里共同撑起一片绿荫。然而,这样美好的景致却因2010年暑假那场台风而遭受摧残,留下了残缺和伤感。那天夜里,台风肆虐了一个通宵。第二天早上,台风停了,我迅速赶回学校察看灾情。只见校内一片狼藉,到处是乱七八糟的树枝和杂物。更让人吃惊的是,一棵高大的桃花心树往西边倒下,横跨在校道上,压垮了两个钢质宣传栏,还压断一把通讯线路,压烂一张水泥乒乓球桌,翘起来的树头把周围的水泥和花岗岩铺设的地板翻了个底朝天。再看看树根,我发现树头

东侧唯一的一条、也是这棵树最大的根,在此之前已经被砍断了,剩下西、北、南侧若干条不算太大的树根。在工人处理这棵树的时候,我还发现树头底下是一条直径约40厘米的水泥排污管,树头中间竟然没有正根。经了解,砍掉东侧树根的原因,是由于在前些年学校铺设电缆时,电缆沟经过这棵树的东侧,树根挡住了去路,为了让电缆顺利通过,工人们把这条树根给砍了,谁知树的东侧就只有这条树根具有足够的支撑力,失去它,在平时没有什么风险,而在强劲的台风面前,被刮倒就不足为奇了。

这棵被台风摧毁的树是校道旁较大的一棵,一米多高处的树径达70厘米左右,一个人抱不过来。在十多米高处的三条较大的分叉,有千米高的树冠上,枝繁叶茂,如一朵绿绒大伞,为校园带来了清新与阴凉。自从那棵树倒下以后,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缺口。虽然当时很快补种了一棵小桃花心树,但因为太小,无法跟其他树木一起天。遮挡强烈的阳光,所以球场上就

有一片地方是被阳光暴晒着的。

唉,一棵生长了近30年的高大而美丽的校园风景树,就这样消失了,怎么能不让人心痛呢?记得1985年我调进这所学校时,校道旁的这10棵树种下才几年,树身只有拳头般大小,应该说我是看着它们长大的。它们见证了这所学校的成长历程,迎送了一批又一批学子,陪伴师生一路走来,走过多少风雨洗刷的昼夜,走过数十个春夏秋冬。平时,同学们在树荫底下玩耍、写作业、做操、上体育课,尽情地享受着这些亭亭如盖的树木带来的清凉。如今,校道旁整齐的牙齿缺了一颗,看起来很不协调。新种小树的上面因没有健硕的枝丫和浓密的叶子而显得一片空白。还有,在全校学生集合开会或观看文艺表演时,学校为了不让在这片空地就座的学生受到火辣阳光的炙烤,便安排有关班级挪动位置,到有树荫的地方就座,造成了队伍排列的不规则……

当时,我常常作一些假设:假如工人施工时没有砍掉那条

树根,假如我们预先知道这棵树具有一定的危险性,在台风来临之前,砍少树上的一些枝丫,减轻树的负担,也许它不会倒下。然而一切都只能是假设了。那棵身材伟岸、枝叶繁茂而本不该消失的校园风景树啊,你留给我的只有挥之不去的懊恼、深深的隐痛和无尽的怀念!

事后不久,我写了一篇文章为《树之殇,心之痛》的文章,怀念这棵在风中消逝的大树,在某个周一升旗后的讲话环节中,我给师生们朗读了这篇文章,大家一边听着,一边转头望着那棵大树原来生长的位置,感到无比失落,不少师生流下了伤感的泪水。

如果这棵树继续存活到现在,也有40多年的树龄了,差不多有新湖公园最大那棵桃花心树一样粗壮了。这是一棵令我刻骨铭心的大树,所以为了让受伤的心灵得到些慰藉,我时不时会去看新湖公园这棵与我校园那棵有几分相似的桃花心树。

啊,那棵曾经的校园风景树,你是我心中永远抹不去的回忆!

茂名印记

为祖国橡胶事业作贡献

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,在毛主席的号召下,全国掀起了一场如火如荼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潮。其时,全省各地1200多名知识青年先后来到化州建设农场。他们告别父母,离开繁华的都市,扎根偏远的粤西农场,与工人们一起开荒种胶树,一起学习“毛著”,一起学习橡胶种植、管理知识。与工人们同甘共苦,战天斗地,抛洒汗水,为“结束洋胶进口”的历史,废寝忘食,披星戴月,谱写了一曲曲奋进的青春之歌,为农场的第二代橡胶园作出了重大贡献!历史不会忘记他们,农场建设的丰碑永远闪烁着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。

由于历史久远,这幅照片已经泛黄模糊了。但依稀可以看出,一群风华正茂、英姿飒爽的女知青,头戴矿灯,腰系割胶刀,脚穿高筒雨靴(胶林常有毒蛇出没,为防蛇咬),各人挑着满满一担胶乳,正豪情满怀走出胶林。她们凌晨两点起床,匆匆吃过早餐,便进山割胶了,一直割到8点钟才停下来。在胶林稍事休息,等到



胶水停流了,开始收胶水,然后挑回连队,其时已是11点了。其艰辛的程度可想而知,但此刻她们的脸上没有一丝倦容,没有一丝苦意,而是笑意盈盈,笑语荡漾,昂首挺胸。也许,此刻她们的心中,正洋溢着一腔激情:巾帼不让须眉,女子能顶半边天。为祖国橡胶事业作贡献,再苦再累心也甜!

文/陈冲 图/化州建设农场提供